



漫天金云翻如海 又到胡杨最美时

□ 高端芳 贾培信



微风乍起，满河悄然浮起微微波浪，那一河金胡杨轻轻舞动，热烈而又美妙地闪变着无穷魅力的倒影。你看着看着，便会沉醉于这悠然恬静的天地之间，忘掉了自我。

新疆是胡杨的舞台，胡杨是新疆的色彩。如果说，春夏胡杨为荒漠染染了片片绿洲；那么，秋季的胡杨似漫天金云翻飞如海。

新疆的秋天，被胡杨林染成了金色的季节。胡杨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透亮、跳跃，展示着它在狂风沙暴中坚强不屈、世世代代与旱漠角力和应变的辉煌。它给人们的不仅是强力的视觉冲击，更是一种触及心灵的震撼。

探寻胡杨的奥秘

胡杨是大自然的一个伟大创造。正如荒漠创造了骆驼这种特型动物一样，也创造了胡杨这种特种植物。胡杨是在极干旱沙漠阻挡风沙侵蚀的唯一能成为森林的高大乔木。

胡杨的祖先早在一亿三千五百万年前就在地球上出现了，但是直到1801年，植物学家奥利维尔才在植物分类学中将其定名为幼发拉底胡。胡杨的胡字，表示它是西北特定杨树种群。

胡杨经历了冰川摧毁万物的蛮荒，是地球急剧动荡中幸存的物种。在地球新生代第三纪，胡杨在古地中海沿岸地区陆续出现，随青藏高原隆起逐渐演变成新疆河岸林最主要的树种。在新生代第四纪早中期，塔里木河沿岸是地球上胡杨分布最广的区域，遍野成林。1935年在新疆库车干佛洞、甘肃敦煌铁匠沟的第三纪地层发现的胡杨叶化石，证明我国胡杨距今已有6500万年以上的历史了。

如今昔日绿洲遍地的塔里木盆地绝大部分退化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只留下一条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胡杨应旧河干涸而枯萎，应新河诞生而茂盛。在沙漠中，只要看到或鲜或枯的成列胡杨，就能判定那里曾经有河流经过。科学家已在塔里木盆地中找到了七条早已干涸的河道，见证了中国西北走向荒漠化的全过程。

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胡杨因大地沙化而自身特化，生物结构不断趋于复杂和完善，形成特有而神奇的生物特性。胡杨的根、叶、枝干、细胞等发生变化，适于沙质土壤生长，耐干旱、耐盐碱、耐严寒、耐酷暑、耐贫瘠，验证着“适者生存”的永恒真理。

胡杨的根是肉质根，既容易吸收水分和贮存水分，又对水分有特别敏锐的感知性。胡杨能嗅到水，跟着水走，自然而然地向着有水的地方生长。在水源奇缺的沙漠，主根是先往下长，可深扎10米以下。据科学家调查，在塔里木河故道，挖到地下水位13.5米时，仍可以见到胡杨的根系。胡杨的侧根向四周扩伸，方圆可达几十米之广，有的长度竟然达100米左右。只要根系范围内有地下水，它的根就自动找过去了。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胡杨还能自动调节生长。当水分充足时，枝繁叶茂；水源贫乏时减少蒸发，少长枝叶；水分增多时，又一派生机。树龄开始老化时为了集中用水，胡杨会逐渐自行断脱树顶的枝杈和树干，最后降低到三四米高，仍然绿意盎然。在供水最困难时，一些粗大的胡杨从中心枯朽，保证外皮传输水分

和营养，排泄多余的盐碱。

人们很早就发现，胡杨通过叶面和树干排出盐碱。排出多了，盐碱液顺着树干往下滴，如泪一般，这就是人们说的胡杨泪。

为探寻胡杨在含盐碱量高的沙漠茁壮生长的原因，中外科学家进行了很多研究。中国科学家完全揭开了胡杨抗盐碱的奥秘：胡杨的细胞内有细胞质和液泡，两者之间有一层隔膜，隔膜上有个质子泵。液泡就像仓库，细胞质里过多的盐碱，经过质子泵进入液泡，留下水分和营养。液泡里的盐碱遇水溶解，通过茎叶分泌腺和树干皱皮裂口将盐碱自动排出，使胡杨在沙漠健康生长。

虽然当年塔里木盆地河流成网、深林遍野的景象已成为历史，但是这里仍然一边是世界第二大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边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后一块原始胡杨林，犹如一条绿色长城，紧紧锁住极具流动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扩张。

万里金色画卷

维吾尔族人称锁住沙漠、保护绿洲的胡杨为托拉克克，意为最美丽的树。秋天的胡杨是一年一度的色彩盛宴，每年只展现一次的万里金色画卷。

世界上的胡杨绝大部分分布在中国，中国90%以上的胡杨在新疆，新疆90%以上的胡杨在南疆。在胡杨分布的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的沙漠戈壁地带，以温带大陆性平原区荒漠气候为主。以荒漠为家的胡杨，为大漠的四季增添了生命的色彩：春染嫩绿，夏播浓荫，秋镀金黄，冬镀银霜。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秋天，不过秋色不尽相同。有的秋叶色彩缤纷，有的硕果浓淡飘香，有的秋景浩瀚如幻，有的地貌壮丽神奇，有的秋爽如梦如烟，有的驼影羊群闪现。但是天然原始胡杨林的秋天融各景于一景，点缀着一身金黄，迎着微寒的秋风扑面而来。

发源于祁连山的额济纳河沿岸，蔚为壮观的胡杨林逶迤绵延，绚丽灿烂。塔里木河沿岸，全长2179公里的河漫滩地都是胡杨的家园。被评为“中国塔里木胡杨之乡”的沙雅县，漫长河道两岸胡杨竞秀，璀璨耀人。最值得看的是轮台县塔里木河中游的胡杨林，那是世界上原始胡杨林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历史最古老、面积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胡杨林，被科学家誉为“第三纪活化石”。

秋天，我们走进荣登中国十大最美森林排行榜的轮台县塔里木河流域，仿佛刹那间进入一个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

自西向东流淌的塔里木河，蜿蜒于大沙漠，两岸胡杨林遮天蔽日，形成天然金色长廊。流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多次改道，眼前的塔里木河是历史上第八次改道。这里地势平缓，曲水分流，穿插成网，泊湖连片，处处有胡杨红柳、牧草野花。漫延天际的金黄的原始胡杨林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层林尽染，叠彩流金。

步入无边的胡杨林海，细细品味枝叶，就会悠然感悟大自然五彩泼墨的节拍。最奇特的是为减少蒸发和接受阳光，多种形态的叶片集中于同一棵树上。幼树

嫩枝上的叶片狭长，像弯弯的眉毛；大树上的叶子，椭圆润泽如杨叶；老枝条上的叶子，却边缘多缺口，有点像枫叶。故胡杨又称三叶树。其实胡杨的叶子变异很大，甚至一棵树上可长出五六种叶子。连续观察几天之后，一定不能忘怀色彩变幻曼妙的叶子：先是绿色，刹那间黄绿相映，转眼成黄色，再而橘黄，很快又变为凉爽秋风中飘飞的金色云影。

漫步塔里木河畔的胡杨林中，更有如诗如画的感觉。宽阔的塔里木河已经不见洪水期万马奔腾般的狂泻嘶吼。那静静的塔里木河前不见头，只见从远处的金色胡杨林而来；后不见尾，在遥远的金色胡杨丛中明灭消失。在风平浪静时，安闲静谧的塔里木河犹如一面无边的镜子，两岸的金色胡杨连同为它做衬的蓝天白云映入镜中。微风乍起，满河悄然浮起微微波浪，那一河金胡杨轻轻舞动，热烈而又美妙地变换着无穷魅力的倒影。你看着看着，便会沉醉于这悠然恬静的天地之间，忘掉了自我。

捍卫绿洲的不朽凯歌

那金黄色的胡杨不仅绘出经纬地的辉煌长卷，更奏响数千万年拒狂沙于绿洲之外的生命凯歌。

走在胡杨林，每一棵胡杨都是一个坚守尽责的战士，在酷暑、高寒、干渴里站岗，雄伟粗壮，虬枝峥嵘；每一棵胡杨都是一个勇猛无畏的战士，在飓风沙暴来袭时，稳立大地，宁可折枝摧干，决不后退半步。在刚劲凛然、威武不屈的老树前后，时有新苗破土而生。在荒瘠的戈壁沙原，这些顽强的生命生生不息地轮回，捍卫广阔无垠的大地。

在南疆距沙雅县城西南约70公里的塔里木河故道，有一个胡杨抗拒肆虐沙暴的古战场。这里有枯死数千年的大片原始胡杨林，当地人称魔鬼林。站在高高的沙岗极目远眺，北面是一望无际的渭干河绿洲，南面是能够以风暴移动整个沙丘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魔鬼林就横亘在绿洲和大漠之间，同故道胡杨林一起抗拒着流动的大漠每年以约3公里的速度对绿洲的逼近吞噬。

约2万亩的魔鬼林千姿百态、苍劲挺拔，依旧保留着胡杨与狂沙生死拼搏的场景。千万棵苍劲的胡杨用生命点燃这片苍凉的大地，雕塑成震撼心魄的英雄群像：一簇簇胡杨在肆虐的沙尘中或挺拔指天，或弓步向前，或匍匐展枝，虽精力将尽，仍然豪气万丈；一片片古朴粗壮枯槁的胡杨，铁干劲枝相接，更是摧不垮的不屈不挠的抗沙群体；一座座大小沙丘上的胡杨刚劲凛然，那是沙暴在摧毁胡杨时筑起的沙丘，沙丘越来越高，胡杨也越来越高，盘踞丘峰，坚韧地屹立在天地苍穹……这气磅礴的原始胡杨林古战场，令人思绪纷飞。

胡杨以顽强生命铸成制约沙漠的绿色长城，被人赞誉为“大漠英雄树”，素有“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传说。其实，一株胡杨的寿命一般为100至300年。“千年不倒”是因胡杨为了广揽水分而进化出强大纵深根系，将其牢牢固定在大地上，任狂风盖天而屹然矗立。“千年不朽”是因干旱沙漠地表缺少微生物的活动而难腐蚀。但是胡杨无论是死是活，都在演绎着一部悲壮绝美史诗，成为人们争相赞颂的英雄。

乔羽家门口的 “一条大河”

□ 王金虎 范培倩

有人统计过，乔羽老先生的词作里至少有二十几首与水有关。不管哪处“水”，都有乔老爷子故乡水的影子。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上世纪50年代，随着电影《上甘岭》的上映，“一条大河”红遍全国，成为那个年代中国人独特的心灵独白。究竟是什么启发了乔羽在极其惨烈的战争场面中加入了一条美丽的大河，这条河是黄河、长江？还是其他的什么河流？在乔羽先生的故乡——山东济宁市任城区举办“我的祖国”乔羽作品演唱会系列活动中，笔者见到了应邀而来的《风华少年——乔羽的青少年时代》的作者、济宁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朱继德先生。

“老爷子自己曾说过，其实歌词中写的这条大河，是每个人心中家门口的那条河流。小时候谁的家门口没有一条河呢？不管这条河有多长多宽，哪怕一步就能跨过，也应该是条大河。所以就是一条大河，不具体说什么河，但这样的一条河跟人的一生都有关系，跟人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都有关系。所以一提到河，马上能想到很多事情。写成大河，不管哪个地方的人都会觉得是自己家乡的那条河，这样就很亲切。”

“一条大河”里有“水”，“让我们荡起双桨”里有“水”，“春雨蒙蒙”里还有“水”……有人统计过，乔羽老先生的词作里至少有二十几首与水有关。“其实，不管哪处‘水’，都有乔老爷子故乡水的影子。”朱继德说，“乔羽老先生幼时，他的家就住在学校对过东门里的财神阁胡同。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家乡济宁运河的水给老爷子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从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他依然能够清晰记得船过闸口时那惊心动魄的场景和支在大运河岸边的两口熬鱼汤的大锅，运河的水滋润了老爷子的一生。”

2009年5月30日，乔老曾对着摄像机镜头，用一口纯正的济宁乡音谈起儿时大运河济宁段的生活场景：“我的家离大运河只有几十米。那时候，大运河上的来往船只特别多，非常壮观，有运煤的、运粮的……船过闸的时候，船沿与河岸船闸两边离得特别近，照样能顺利通过。那时候船工的技术很高。晚上的时候，大运河上就比较静，我们经常去放荷花灯，就是自己制作成荷花式样的灯，能够飘在水上，特别漂亮。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去放荷花灯，那时候是特别的多，据说荷花灯是用来追忆亡灵的。所以我小时候的大运河白天很壮观，晚上很静谧、神秘。”

乔羽出生于1927年，那时的济宁因运河漕运的便利，商贸云集，经济繁荣。城内古韵悠长的太白楼和流笔泉，又为这座著名的商贸城增添了悠远而浓重的文化气息。乔羽少年时便常常登上太白楼吟诗作画，与千年李白进行心灵对话。几十年后，乔羽也成了文化名人，他又一次登临太白楼时，吟道：“诗酒英豪说李白，古南池畔起高台。我来已是千年后，犹见青莲次地开。”当年，乔家有一位被誉为“擂琴大王”的邻居王殿玉，组织了一个“东鲁雅乐团”，成天吹拉弹唱，令年幼的乔羽时常沉浸在美妙的民间音乐世界里。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乔羽创作的歌剧《花开满山头》《果园姐妹》，话剧《杨开慧》，电影文学剧本《红孩子》《刘三姐》等，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尤其是在歌词方面，乔羽的一管妙笔，令歌词题材得到了不断拓展。他始终与时代并肩、与共和国同行，满腔热情地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新时代。《祖国颂》《爱我中华》《让我们荡起双桨》《人说山西好风光》《千年孔子》《说聊斋》《心中的玫瑰》《思念》《牡丹之歌》《汾河流水哗啦啦》《夕阳红》《难忘今宵》……这一首首带有淳朴生活气息和泥土芬芳的歌词传遍祖国大地，成为人们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

在他初期歌词里，是对新中国、新生活充满激情的讴歌与赞美，把爱国豪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后期的作品，题材更广阔，形式更多样，哲理性和思想的厚重更加突出。《牡丹之歌》唤起多少人对真善美的情愫，《思念》又勾起了多少人朦胧中的眷恋，《说聊斋》道尽了人间冷暖，《算盘歌》唱出了世相百态，《夕阳红》表达了人生感悟，《祖国颂》抒发的是爱国豪情，《巫山神女》描的是奇丽境界，《爱我中华》绘的是人间大爱……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作几日停留，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每当耳边响起这熟悉的旋律，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思念那阔别已久的朋友。多年来，《思念》也一直当作歌颂友谊的经典而不断传诵着。其实这首歌又何尝不是词作者乔羽与故乡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呢。对于故乡济宁而言，乔羽不正是那离家已久，偶尔飞临故乡之窗的美丽蝴蝶吗？对于远离家乡的游子乔羽而言，济宁又何尝不是那宁静温馨，可供其停靠休憩的心灵之窗呢！

